20260108 更新

# 试论古典学中的汉字转写（音译）问题

顾　枝　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古典学研究室　《古典学研究》编辑部

# 目　　录

一　汉字转写的定义和应用范围 …… 1
二　汉字转写的必要性 …… 3
三　古典学中的汉字转写/音译的流程 …… 4
四　罗氏表和其他译音表 …… 8
五　基于罗氏表的新转写表 …… 11
结　语 …… 14
参考文献 …… 15
附录一　古典学音译流程图 …… 17
附录二　拉丁语古希腊语汉字转写表 …… 18

《小物：拉丁语、古希腊语汉字转写程序》在线版
http://classicalstudies.cn/xiaowu/

“古典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 试论古典学中的汉字转写（音译）问题

顾枝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古典学研究室）

**内容摘要：**汉字转写是不同文字系统之间的转换，规律性是其本质属性。古典学所涉及的专名有些宜转写/音译，有些宜意译。众多尚无统一或通行译名的专名需要一套包含转写流程和转写表在内的处理方案。因此，本文基于作者的翻译实践和对罗念生先生、王焕生先生的两份转写表的考察，给出了可供参考的一种流程图和一份转写表。

**关 键 词：**转写　音译　翻译　术语

古希腊罗马文献的中译和研究随着汉语学界逐渐升温的关注而持续推进。在这一过程中，拉丁语、古希腊语专有名词（以及专名的派生词、复合词等等）的汉字转写/音译问题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梳理。因此，笔者尝试从“汉字转写的定义和应用范围”“汉字转写的必要性”“古典学中的汉字转写/音译的流程”“罗氏表和其他译音表”和“基于罗氏表的新转写表”这五个部分探讨古典学中的汉字转写/音译问题，以期对古典学的中译和研究有所发明。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认为，对汉字转写问题的探究，并不旨在实现普遍且彻底的译名统一；而且，在译名问题上其实也很难达成广泛的一致意见。[①] 通过合理的音译流程和转写用字，避免“未经省察的”译名，这在可预见的范围内比较有利于汉语学界。[②]

## 一　汉字转写的定义和应用范围

《新编英汉语言学词典》中 transliteration 这一词条的全部内容如下：

> transliteration 音译；转写　① 音译：指按另一语言或字母体系直译或音译文字。

* 拙文构思于“古典学学脉的传承”纪念罗念生先生诞辰百廿周年座谈会筹备期间；笔者对汉字转写问题的最初思考也得益于罗念生先生所奠定的基础：谨以本文敬献给这位新中国古典学学脉的奠基人。

另外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张培均、杨曦，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彭磊、邢北辰，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李慧、阙建容，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巍，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王凡，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许一诺，罗马大学古代研究系李晨煜，莫斯科国立大学语言文学系谢诚，苏黎世大学神学系燕昭宇，北斗地图出版社朱镭博，网名为“原野的水仙”的旅法学者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雷立柏（Leopold Leeb）等师友对笔者的各种启发。

除此之外，小文还受益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古典学译名手册》编译工作专题会中多位专家学者的反馈。笔者谨致谢忱。

① 正如罗念生先生在 1980 年 10 月 27 日致神话学者鲁刚教授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译名只能求大致统一”（2016e: 716）。

② 张治教授在《人名难译：从周作人与罗念生的分歧说起》一文（原刊于 2009 年 9 月 6 日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中指出，“两位先生都还是有所变通的”（2012b: 9），从侧面印证了音译/转写规则与具体实例之间的张力。

例如，把 microphone 译成“麦克风”，把 radar 译成“雷达”。② 转写：指用一种文字符号（例如拉丁字母）来表示另一种文字系统的文字符号（例如汉字）的过程或结果。转写中会涉及词与词之间的拆散、大写字母等。（戴炜华 2007: 878–879）

本文的核心是汉字转写，亦即上述词条的第二个含义。[①] 根据这一定义，既然转写是不同文字系统之间的转换过程或结果，因此规律性是其本质属性。

在我们正式探讨专名的转写/音译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区分以下三种情况，从而对汉字转写的应用范围作出必要的限定：[②]

（1）转写/音译为宜而不宜意译。众多普通的人名、地名均属此列，例如：拉丁语地名 Tusculum（来自 tus[乳香]和指小后缀 -culum）宜转写（“图斯库路姆”）而不宜意译为“小乳香”；古希腊语人名 *Πλούταρχος*（来自 *πλοῦτος*[财富]和 *ἄρχω*[主掌/开始]）不宜译作“有财”“财主”（常见的译名为“普鲁塔克”）；[③] 拉丁语人名 Quintus 不宜译作“第五”（即便汉语中确实有复姓“第五”；常见的译名为“昆图斯”）。

（2）意译较转写/音译更便于理解。例如古希腊语地名 *Κυκλάδες*（暗含复数形式 *νῆσοι*[岛屿]，派生自 *κύκλος*[圆环/循环]）有三个译名“环状群岛”“基克拉泽斯群岛”以及“基克拉底群岛”；“环状群岛”显然较后二者简洁、清晰。[④] 同理，“塞克斯都 • 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这一译名也可以得到些许优化：empiricus 一词来自 *ἐμπειρικός*[经验论者]，它表示此人属于经验论医者群体（参见《牛津古典学词典》[*OCD*[4]]词条 Sextus Empiricus）。类似地，“战神丘”（*Ἀρειόπαγος* / *Ἄρειος πάγος*）也较思高本的“阿勒约帕哥”、和合本的“亚略巴古”易于理解。[⑤]

（3）既可转写/音译又可意译。例如荷马叙事诗的标题 *Ἰλιάς*（暗含名词 *ποίησις*[诗歌]；派生自阴性地名 *Ἴλιος*[伊利欧斯]或中性地名 *Ἴλιον*[伊利昂]；这两个形式又来自人名 *Ἴλος*[伊洛斯]）；其常见译名“伊利亚特”音译/转写自英语 Iliad，但亦有根据字面意思而来的“伊利昂纪”一名。[⑥] 又如卡珥利玛科斯（*Καλλίμαχος*）的诗歌《伊比斯》（*Ἶβις*）的标题和奥维德（Ovidius）的同名诗歌《伊比斯》（*Ibis*）的标题，均可译作“朱鹭”。

---

① 关于相关概念和术语（transliteration、transcription）的中译名的讨论，参见冯志伟 2012、原野的水仙 2024。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中同时使用“音译”和“转写”这两种中文表达——如后文所述，对于一些形式来说，获得准确译名的过程并非“转写”一词所能完全涵盖。

② 另外，就当前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文献的中文翻译和笺注工作而言，中国的古典学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或需要参考玄奘的“五种不翻”，并非本文关心的重点，故暂时不作讨论。

③ 又如“柏拉图”（*Πλάτων*）不宜作“大壮”，“希波克拉底”（*Ἱπποκράτης*）不宜作“马力”。

④ 另外，“基克拉底群岛”中对应 *-κλάδες* 的“克拉底”可能与“希波克拉底”中对应 *-κράτης* 的“克拉底”相混淆；因此，本文认为“基克拉底群岛”次于“基克拉泽斯群岛”。

⑤ 据笔者所知，首尔一些地方（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地铁站、孝昌公园地铁站）的标示牌中，所谓的日语“译文”实则是谚文的假名转写，不懂朝鲜语的日本游客无法理解——“基克拉泽斯”“恩披里柯”等“译文”或许也造成了类似的障碍。在汉语世界中得到更普遍接受的是“观自在”“观世音”而非“阿缚卢枳低湿伐罗”“阿婆卢吉低舍婆罗”（Avalokiteśvara、Avalokitasvara；参见《大唐西域记》卷第三[玄奘、辩机 1985: 288–289]、《玄应音义》卷第五[徐时仪 2008: 123]），这一事实显然是我们尝试思考“环状群岛”“经验论者”等译名之正当性的客观理由。

⑥ 倘若依据词源上的进一步追溯，则译作“伊洛斯之城纪”亦不误，只是稍嫌冗长。另外，既然“埃涅阿斯纪”一名远较“伊尼德”常见（据笔者在“读秀”“国家版本数据中心”等网站所作的检索，实际上并无中译本采用此名），那么“伊利昂纪”“奥德修[斯]纪”（后者为杨宪益先生译本[1979 初版]所用）或许更有助于体现这几部叙事诗之间的相关性。

还有一类情况也需要我们注意：一些单词原本是外号或别名而应意译，演变为专名后则宜音译/转写。比如当 *χρυσόστομος* 作为古希腊演说家迪翁（*Δίων*）的外号时，宜译作“金口”，而在不具有这一功能时“则只能用音译”（参见张治 2012b: 10）；而 *χερσόνησος*[半岛]也可以作为一个专名。以上三点表明，可能对读者的理解造成阻碍的转写/音译形式和可能造成不协调感的意译形式都应当得到避免。从而，本文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也仅限于应当或可以进行音译/转写的专名。①

## 二　汉字转写的必要性

在严谨的中文出版物中，外语的专名一般都应当以译文的形式出现。2010 年 11 月 23 日，原新闻出版总署（现新闻出版署）在《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版物文字使用的通知》中说：

> 在……各类出版物中，外国语言文字使用量剧增，出现了在汉语言中随意夹杂英语等外来语、直接使用英文单词或字母缩写、生造一些非中非外、含义不清的词语等滥用语言文字的问题，严重损害了汉语言文字的规范性和纯洁性，破坏了和谐健康的语言文化环境，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笔者认为，这一规范应当得到严格的遵守。兹举一反面示例（下左，系笔者所拟）：

| | |
|---|---|
| 在 Harvard 大学出版社的“Loeb 古典丛书”中，Plato 一共有 12 册，其中 *Timaeus* 这部作品大约占据了 76 个 Stephanus 页码（17–92），译者是 R. G. Bury，Girin 省图书馆藏有此书。 | 在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洛布古典丛书”中，柏拉图一共有 12 册，其中《蒂迈欧》这部作品占据了 76 个斯特方页码（17–92），译者是伯里（R. G. Bury），吉林省图书馆藏有此书。 |

不使用汉字转写的行文与正常的、使用译名的行文（上右）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强调汉字转写既出于对汉语言文字的规范性的重视，也出于对中国文明本身的尊重。② 因此，对于涉及古典学等学科在内的学术出版物而言，汉字转写具有必要性。

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的推荐性行业标准《学术出版规范　中文译著：CY/T 123—2015》也指出了汉字转写的必要性（没有允许在汉语行文中“随意夹杂外来语”的情况）和规律性（强调了译名手册和译音表）：

> 国内已有统一或通行译名的，应沿用统一或通行译名。没有统一或通行译名的，宜

① 对于可被转写/音译的抽象概念（例如“歇斯底里”，研究如毕唯乐 2020），本文不作探讨。

② 个别在中国进行拉丁语、古希腊语教学的外籍人士化用传说中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的那句名言“我断定，迦太基必须被毁灭”（censeo 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宣称“我断定，在转写专名时汉字必须被毁灭”（censeo characteres esse delendos in transcriptione nominum）。相关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观点是本文完全不赞同的。

为什么现在的中文出版物中会出现类似于左侧文段的情况呢？笔者推测，或许有如下三个原因：

（1）相关人员可能对相关学术领域不够熟悉，不知道一些人名（比如这里的“蒂迈欧”）或地名存在比较通用的既定译名。

（2）相关人员可能不知道工具书《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新华通讯社译名室 2007）、《世界地名翻译大辞典》（周定国 2007）和《世界地名译名词典》（民政部地名研究所 2017）的存在，也不知道《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中有一套《55 种语言汉译译音表》，可以解决大多数现代语言的汉字转写问题。

（3）相关人员暂未意识到汉字转写的必要性。

按译名手册、译音表译出。（5.2.2）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据笔者所知，有人以著者-出版年制的参考文献引用格式反对转写外文文献的作者姓氏，认为汉字转写无助于文献检索。本文认为，这一说法失之偏颇；实际上，汉语的灵活性完全足以让我们为相关读者具体标明所引文献的著者，例如：

（1）顾氏的书评（Gu 2023）指出了《牛津古典学词典》第四版中“西塞罗”词条的诸多问题。

（2）对于《牛津古典学词典》第四版中的“西塞罗”词条，中国学者也提出过一些批评意见（参见 Gu 2023）。

显然，在准确地提及 Gu 2023 这篇英语文献时，以上两个例子都保证了汉语行文本身的规范性。因此，“Gu 的书评（2023）”这种“非中非外”的表达毫无必要，应当避免。

根据《学术出版规范　中文译著：CY/T 123—2015》引文中的相关规定，对于诸如“毕达哥拉斯”（Πυθαγόρας）、“雅典”（Ἀθῆναι）、“西塞罗”（Cicero）等等已经极其通行的译名（无论它们是否是一个有规律的转写过程的结果），稳妥且便于读者的做法是沿用旧译（以保持一定范围内的稳定性）。在古典学领域中，众多“没有统一或通行译名的”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专名，应当如何处理呢？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在此尝试解析一套在实践中已然经过长期检验和优化的音译/转写方案，包含音译流程图（见附录一，讨论见于本文第三部分；）和《拉丁语、古希腊语汉字转写表》（后文中简称为“转写表”；见附录二，讨论见于本文第五部分）。这套方案先后用于笔者和其他学者的多种古希腊罗马典籍中译本、一些中文的古典学工具书[①] 和《古典学研究》期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普遍性。

## 三　古典学中的汉字转写/音译的流程

古典学文献通常涉及拉丁语、古希腊语、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多种外语，而且还可能出现用现代西方语言表示的古代人物、古代地点。因此，在古典学领域中，外语专名汉字转写可能涉及多个细节问题。笔者在编译《古典学译名手册》（未刊稿）的过程中，对相关问题作了梳理，绘制了《古典学音译流程图》。此处以这份流程图为基础，对其中的若干要点试作说明：

（1）首先应区分专名是否为派生词（长方形开始框“遇到专名或专名的派生词”）。若为派生词（尤其是形容词），需考虑是否应根据它的词源进行音译（复合词同理）。[②] 例如，西塞罗作品的标题 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中的 Tusculanae 是派生自地名 Tusculum［图斯库路姆］的形容词 Tusculanus［图斯库路姆的］的阴性复数主格（与同为阴性复数主格的 disputationes 一致）。因此，“图斯库拉奈”“图斯库兰”等译名就是不规范且具有误导性的。[③]

---

① 凯撒《高卢战记》第一卷（2015）、《拉丁语语法新编》（2017）、《剑桥古典希腊语语法》（2021）、西塞罗《图斯库路姆论辩集》（2022）和张培均译希罗多德（Ἡρόδοτος）《原史》（Ἱστορίαι）未刊稿；《牛津古典学词典》第四版的中译团队参考《图斯库路姆论辩集》译本附录中的音译表整理了译名。

② 关于派生自地名的人名（比如 Ἀθηναῖος［阿忒奈欧斯］），见下第八条。

③ 对派生词之词源的追溯，理当追求准确。比如，Παναθήναια 的较准确的译名似乎是“泛雅典节”而非“泛雅典娜节”。如 Πανελλήνιος［泛希腊的］、Παιώνιος［泛伊奥尼亚的］和 Πανηγυρικός［《泛希腊集会辞》］这三个词所提示的那样，地名“雅典”较女神名“雅典娜”更妥帖。我们可在普鲁塔克《忒修斯传》（Θησεύς）

与派生词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于修饰 gens［氏族］、lex［法律］和 via［大道］等阴性名词的派生自人名的形容词阴性形式来说（比如 gens Iulia、lex Varia、和 via Appia），应当如何处理对应的名词的性属？笔者赞同刘津瑜（2021: viii, 7）教授的观点：尽管词形为阴性形式，但是这些氏族、法律或大道名称的来由实际上往往为男性，因此，应当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在这些情况下采用“尤利乌斯氏族”“瓦瑞乌斯法”和“阿璞皮乌斯大道”等等的译名。

（2）其次应观察语言（菱形选择框）。分为两种情况：“古代语言”（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拜占庭希腊语也可以归属此类；① 见下第三条）和“现代语言、新拉丁语”（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等等；古学复兴时期之后的新拉丁语［Neo-Latin］；当代拉丁语［Contemporary Latin］同理，见下第四条）。

（3）若为古代语言，则应判断相关拼写是否为词典形式或词目（菱形选择框）。如果是词典形式，那么接下来还应判断其是否著名（见下第六条）；如果不是词典形式，那么就应恢复为原名的词典形式（“名从主人”这一原则是比较自明的）。②

比如，拉丁语形式 Polyclitus（男性人名）就宜按古希腊语原名 *Πολύκλειτος* 转写为“珀吕克勒伊托斯”（而非“珀吕克利图斯”），③ Agesilaus 应按 *Ἀγησίλαος* 转写为“阿革西拉欧斯”（而非“阿革西劳斯”），④ Larissa 应转写为“拉瑞撒”（*Λάρισα*）；索福克勒斯的剧作标题 *Θαμύρας*（男性人名）采用了阿提卡方言形式，故宜根据词典形式 *Θάμυρις*（其单数宾格 *Θάμυριν* 见于《伊利昂纪》2.595）转写为“塔密瑞斯”（而非“塔密剌斯”）。⑤

当然，古希腊语的专名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原名：比如，对于普鲁塔克《平行列传》（*Βίοι παράλληλοι*）中《普卜利科拉传》（*Ποπλικόλας*）的篇名来说，我们应当将这一古希腊语形式恢复为罗马人的拉丁语原名 Publicola 之后再进行汉字转写。

---

24.3 中找到进一步的证据：“［忒修斯］将这座城邦称作‘雅典’，并且创设了作为共通的献祭的泛雅典节。”（*τήν … πόλιν Ἀθήνας προσηγόρευσε, καὶ Παναθήναια θυσίαν ἐποίησε κοινήν.*）这个句子显然说明，与 *Παναθήναια* 一词直接产生关联的是地名 *Ἀθήνας*；经由这个地名，它再与雅典娜相关。另外，《牛津拉丁语词典》对 Panathenaea 的解释是“雅典人的一个公共节日”（a public festival of the Athenians）。

① 至少，常见的拜占庭希腊语作家名可视同古典希腊语（参见《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分类法》［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PA5301–5390 部分）。至于“泽泽斯”（*Τζέτζης*）这个或许来自格鲁吉亚的专名（参见《杂史千行［十三编］》［*Historiarum variorum chiliades*］5.585–630），则可作为例外情况特殊处理。

② 偶有学者提出，或可不以词典形式而以词干或词基来转写。罗念生先生（1957: 210）则说：“至于尾音，我主张译出。”笔者赞同罗老的判断。如本文开头所言，规律性是汉字转写的本质属性。从实践的角度看，忽略尾音会造成诸多混乱。就拉丁语而言，假设以名词的词基来转写，那么第一和第二变格法的形式就可能无法区分于辅音变格法；假设第二变格法的专名以词干来转写，那么就可能与单数主格以 -o 结尾的第三变格法形式混淆，而且，此时单数主格以 -us 结尾的阳性人名与单数主格以 -um 结尾的中性地名也无法区分了。对于词法变化更加复杂的古希腊语而言，情况只会更加让人无所适从。因此，尽管以词干或词基来转写是为了使得译名缩短（其实只能省去个别字），但是这种做法影响了汉字转写过程的规律性。

以词典形式转写确实可能造成转写结果偏长（比如“克吕泰姆内斯特剌”［*Κλυταιμνήστρα*］一名包含八个汉字，但少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然而，个别的结果并不足以抹消整体原则的合理性；以词典形式转写也并不意味着拒绝行文中的合理变通（“克后”“波黑”）。总之，以词典形式转写的特点是“规则简单、译名稍繁”，而以词干或词基转写的特点是“规则复杂、译名稍简”。二中择一，前者为宜。

③ 罗念生先生（1957: 211）也特别强调，要注意拉丁语形式、英语形式与古希腊语原名之间的差异。

④ 罗念生先生（2016d: 294）在《〈文学大纲〉里的希腊文学》一文（原载于 1935 年 1 月 20 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第 135 期，今见罗念生 2016d: 293–296）中曾以 Menelaus 一名指出过相同的问题。

⑤ 罗念生先生（1957: 210–211）也曾提出，应以更占主导的词典形式作为转写的根据。

进而，我们也不应当将视野局限于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比如，地名 *Τύρος*（英语 Tyre，拉丁语 Tyrus/Tyros；此地位于地中海东部沿岸，是古代海洋贸易的中心，今属黎巴嫩）有“提洛”“推罗”“苏尔”“蒂尔”等译名（前两者见于《旧约》中译本，后两者见于《英汉大词典》第二版）。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就可以根据腓尼基名 Ṣūr 选择“苏尔”。

（4）若为现代语言，则应依据专名所指的具体内容来进一步判断（菱形选择框“观察所指”）。若指的是古人古地，那么显然应当恢复为拉丁语或古希腊语的原名来翻译（与上一条相仿，“名从主人”）；比如，法语化的拉丁语人名 Boèce（来自 Boethius[波爱修斯]）就不应译作“博埃斯”；[①] 同理，拉丁语形式 Lugdunum Batavorum、Havnia/Haunia 本身也不能作为转写的直接依据：前者指的是荷兰的莱顿（Leiden），而后者则是丹麦的哥本哈根（København）。[②]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些古今异义的情况，比如拉丁语 Helvetius 既可表示一名古代的赫珥威提伊人（关于族群名，见下第六条），也能表示一名今天的瑞士人。

如果的确指今人今地，那么沿用通行译名或参考译名手册即可。但是，此时我们需要注意仔细分辨具体的语言，以便给出准确的转写。比如，为西塞罗的《论善恶之极》（*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作过重要笺注的丹麦古典学者玛兹维（J. N. Madvig，1804—1886）的姓氏就容易被误作“玛德维希”（被当作德语姓氏）；同理，西班牙古典学者贝尔纳韦（A. Bernabé）的姓氏也不应译作“贝尔纳贝”（被当作法语姓氏）。

（5）关于“名从主人”的原则，我们还应注意一类特殊情况：所从者并非其本名，而是其通行之名。比如公元前二世纪的学园派哲人克勒伊托玛科斯（*Κλειτόμαχος*；再次注意，这里的双元音 *ει* 和词末的 *-ος* 在拉丁语中分别变为了单元音 i 和 -us，不宜根据拉丁语形式转写）[③] 其实是迦太基人，本名ʿAzrubaʿal（他还有另一个希腊名 *Ἀσδρούβας*）。然而，对于这样一位上承卡尔内阿得斯（*Καρνεάδης*）下接拉瑞撒的菲隆（*Φίλων ὁ Λαρισαῖος*）的学园派掌门而言，我们显然应当视之为一名希腊哲人而根据最通行的希腊名来转写。

传说中的亚述王撒尔达纳帕珥洛斯（*Σαρδανάπαλ(λ)ος*）的名字则能代表一类更加特殊的情况。他的形象可能来自阿舒尔巴尼拔（Aššurbanipal）、沙玛什-舒玛-乌金（Šamaš-šuma-ukin）和辛-沙尔-伊施昆（Sin-šar-iškun）这三位亚述统治者，无法定于一。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古希腊语形式而非某个阿卡德语形式来转写。

（6）如果一个形式本身就是古代语言的词典形式，或者已经恢复为了这样的形式，那么我们还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它所指代的人或地是否著名（菱形选择框“所指者著名”）？[④] 倘

---

① 假设可以根据现代语言来翻译古代语言的专名，那么使用不同转写规则的俄语文献就会给荷马（*Ὅμηρος*）赋予“戈梅尔”（Гомер；送气符转写为 г，长元音 *η* 转写为 е）和“奥米尔”（Омир；送气符在转写时省略，长元音 *η* 转写为 и）这两个译名；而“忒提斯”（*Θέτις*）则会变得更加面目全非：“费季达”（Фетида；*θ* 转写为 ф，д 来自词干 *Θετιδ-*，-а 为俄语的词尾）。

② 类似情况可参考奥地利学者卡尔·埃格（Karl Egger）的拉丁语地名词典的补编（1985b；拉丁语名—原名）、地名词典主体（1985a；原名—拉丁语名）以及人名词典（1963；原名—拉丁语名）。在以拉丁语撰写的古典学研究文献（尤其是校勘本的前言和校勘记）中，常常会出现应当按现代语言的形式进行汉字转写/音译的拉丁语专名。我们还需要注意的一种现象是，现代语言中不同的人名可能对应于同一个拉丁语人名（比如英语人名 John[约翰]、法语人名 Jean[让]和意大利语人名 Giovanni[乔万尼]等等都来自 Iohannes），因此应当根据人物的实际情况确定拉丁语人名所对应的准确形式。若名不从主人，恐怕还是会出现“门修斯”“常凯申”之误。

③ 罗念生先生在 1981 年 4 月 13 日致鲁刚教授的信（2016e: 717）中明确说，要“名从主[人]”，不能根据以 -us 结尾的拉丁语形式转写。

④ 造成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我国较早阶段的古希腊罗马人名地名的音译（彼时很难称得上是

若是名人名地，那么可以沿用旧译（见下第七条）；对于不太闻名或相对次要的同名者，我们可以另行转写以作区分。比如，我们用“苏格拉底”（*Σωκράτης*）来表示政治哲学的那位创立者，而用“索克剌忒斯”来称呼《教会史》（*Ἐκκλησιαστικὴ ἱστορία*）的同名作者，又以“璞拉同”（*Πλάτων*）来区分公元前五或前四世纪的旧谐剧诗人与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①

对于古代语言的词典形式而言，我们还要注意族群名无明确词源信息的情况。比如，对于族群名 Aedui 来说，词典并未明确表明它派生自哪个地名，因此“埃都伊人”与“图斯库路姆人”的情况不同（见上第一条）。

（7）事实上，“沿用旧译”依旧是一个稍许有些含混的表达——如果同一个专名的旧译不止一种，那么如何处理为妥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至少可以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其一，两种（或更多）旧译皆广为流通，比如 Iuppiter 就有“尤皮特”“朱庇特”两种译名。此时，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选择更符合原名发音的“尤皮特”较好。

其二，重要的学术性译本或研究性著述所用的译名不同于其他中文文献。比如，在西塞罗《论老年》（*De senectute*）的第 4 节中，同时出现了 Cato 和 Scipio 这两个在此作为示例的拉丁语人名。王焕生先生分别译作“卡托”“斯基皮奥”，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徐奕春编审（1950—2021）的译本《论老年·论友谊·论责任》（笔者使用的是 2009 年的“珍藏本”）则译作“加图”“西庇阿”。徐译文转译自英译文，未标注章节从而无法以古典学领域的通行方式进行学术引用，又在外文版权页把 amicitia［友谊］和 divinatione［预言］分别写作了 amicitic 和 livinatione；而实际上，“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编号 154 的那一册包含的是西塞罗的《论老年》、《论友谊》（*De amicitia*）和《论预言》（*De divinatione*），其中并没有《论义务》（*De officiis*）。因此，即便不考虑“名从主人”，仅仅从学术传承的角度来看，笔者也更倾向于选择王焕生先生的译名（同理，在标题的选择上，笔者也倾向于“论义务”而非“论责任”）。也就是说，更具学术性和专业性的中文文献所提供的旧译，往往更值得我们沿用。②

其三，在一定条件下，我国古籍中出现过的一些译名也可以沿用。比方意指波斯祭司的 *μάγος*/magus（古波斯语 magu-）就可以译作“穆护”（见于《旧唐书·武宗纪》）。波斯文学

---

转写）往往缺乏前文所提到的规律性，从而与我们这里的诸多考量存在一定的距离。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第一次听到时往往让人不知所云的地名“伯罗奔尼撒”（*Πελοπόννησος*［佩洛璞斯岛］）、根据英语发音而来的人名“修昔底德”（*Θουκυδίδης*）。从本质上说，“修昔底德”“西塞罗”和“费季达”（见上一条脚注）都不符合“名从主人”的原则，我们出于对重要译名的稳定性的考虑才妥协性地不废弃前两者。普雷茨勒（Pretzler 2007）说，在古希腊人的语言中，佩洛璞斯岛的名字一开始就是 *Πέλοπος νῆσος*［佩洛璞斯之岛］，后来写成了一个词，而且在他们看来，科灵托斯地峡（关于这一译名，见后文注释）可能太过狭窄以至于佩洛璞斯岛是岛而非半岛（*χερσόνησος*）；科灵托斯运河在十九世纪末建成之后，“佩洛璞斯岛”这一称呼就更加名副其实了。

① 同理，“彼孜丹提昂的阿瑞斯托法内斯”（*Ἀριστοφάνης Βυζάντιος*）这一译名既有助于谐剧诗人阿里斯托芬，也不会让人误以为他是拜占庭时期的人。

② 梁实秋翻译的《西塞罗文录》（1931）中含《论老年》《论友谊》这两部对话。虽然梁氏没有标注第 4 节，但他准确地标出了第 2 章（译文第 5 页）。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将 Cato、Scipio 分别译作“卡图”“斯奇皮欧”，没有受盎格鲁-撒克逊式发音的影响。这就一点而言，“加图”“西庇阿”反而是标新立异的。

“斯奇皮欧”与“斯基皮奥”的区别提出了一个相对次要但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采用更有规律而与常见的旧译仅有细微差异的译名？笔者认为，既然我们没有禁止“尤皮特”和“朱庇特”并存（见上文；当然，不是在同一个文献内部混用），也不追求普遍且彻底的译名统一（如拙文开头所言），那么，类似于“斯奇皮欧”的微调就也是可行的。因此，在实践中，笔者采用的也是更符合转写表的“斯奇皮欧”。

学者张鸿年先生在翻译《波斯帝国史》时就采用了这一译名（扎林库伯 2014: 100–101）。[①] 方豪蒙席的名著《中西交通史》第二篇第二十章第八节（1983: 428）也采用了此名。[②] 不言而喻，相较于“麻葛”“玛哥斯僧”等译名，“穆护”带给读者的感受与波斯祭司的身份更加贴近。类似的旧译名，当然值得我们考虑接受。

其四，如果相关专名涉及亚伯拉罕宗教，那么就宜根据语境（或原文作者的身份），选择恰切的既定译名。比如拉丁语人名 Marcus[玛尔库斯]（以及英语 Mark 等等）在相关情况下就可能有“马尔谷”“玛尔克”“马可”等译名（分别用于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语境），古希腊语人名 Ἰωσήφ（以及意大利语 Giuseppe 等等）则可能译作“若瑟”“约熙福”“约瑟”和“优素福”（分别用于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和伊斯兰教语境）。[③]

（8）还有一些相对特殊的、涉及沿用旧译的情况无法忽略。如果一个专名派生自另一个专名，而后者有常见的译名（比如 Ἀπολλώνιος、Ἀθηναῖος），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呢？对于这两个单词来说，本文认为比较合适的译名分别是“阿波罗尼欧斯”和“阿忒奈欧斯”。然而，它们同为派生词（分别来自 Ἀπόλλων[阿波罗]和 Ἀθῆναι[雅典]），为何前者吸收了常见的译名，而后者并未如此？在笔者看来，“雅典奈欧斯”中的常见地名“雅典”使得“雅典奈欧斯”缺乏整体性，而神祇名“阿波罗”（虽然也为人熟知）则不会造成类似的割裂感。[④]

对于类似的复合词（比如 Ἱπποθόων[希璞珀托翁]）来说，对于其中已有旧译的组分，我们也不妨给出更加有规律的转写以避免可能的混淆（笔者就曾发现有将 Ἱππο- 与 Ὑπερ-[绪佩尔]混同的情况）。当然，“希波”也不是绝对无法接受——可是“西波”就显然不妥了。

（9）最后，如果按照上述过程得出的译名容易引起歧义或产生特殊含义，那么也应作出合理的应变。比如河流名 Φᾶσις 就不宜作“法西斯[河]”，而可作“法溪斯[河]”“法息斯[河]”等（参见罗念生 1957: 211）。

## 四　罗氏表和其他译音表

本文的第一部分涉及了转写的基本原则，第三部分探讨了转写过程中具有整体性和通用性的相关规则，第四、第五部分则关注具体的转写表。

在此，我们首先还是需要回顾一下本文开头所述的转写的定义：不同文字系统之间的转换过程或结果。由此，我们应注意以下三点：

（1）拉丁语和古希腊语的汉字转写应尽可能做到“一音一字”，亦即每一个字母（以及元音所带送气符）在转写结果中都有体现，而且字母不同则用字不同：[⑤] 一方面，拉丁语和

① 张治教授的书评（2012b）提示我们，张鸿年先生在处理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专名时偶有瑕疵；但是，在波斯语人名的处理上，张先生所坚持的“名从主人”的原则是应当依从的。

②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在导言（第 1–25 页）中给出了众多外语专名和文献名的中译而无一处前文所批判的“非中非外”的现象——此举理当为今日治西学者效法。

③ 反之，在与相关主题无关的语境下，我们也不妨按照“一音一字”的规则进行转写，比如“科灵托斯”（Κόρινθος；而非“格林多”、“适凌尔福”[此处的“适”似取 kuò 音]或“哥林多”等）；进一步，“依据玛特提特雅胡的善讯”“被派遣者的行动”“约哈南的揭示”“路卡斯”等等也没有违背逻各斯本身。

④ 诸如“李维”“卢修斯”这样的译名也会在词句中造成类似的割裂感和突兀感，因此笔者不赞同在转写时优先使用常见的汉语姓氏。

⑤ 我们在原则上忽略元音的长短差异和古希腊语的重音差异。不过，实践层面亦可灵活处理。比如，如果同一篇章中出现了女性人名 Χρυσίς 和男性人名 Χρῡσις（如修昔底德《佩洛璞斯岛人与雅典人的战争》[Ὁ πόλεμος τῶν Πελοποννησίων καὶ Ἀθηναίων]的第二卷），那么我们不妨将它们分别译作“克律茜斯”（2.2.1 以及 4.133.2，一位女祭司）和“克律西斯”（2.33.1，一位父亲），以免读者混淆（比较“梦露”[M. Monroe]

古希腊语的拼写相较于欧洲现代语言（尤其是英语）来说尤其规则，这一事实为此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一音一字”的转写规则所得出的译名也便于读者得出原名，从而这一特点也有利于满足实际的需求。如果“一音一字”得到了足够充分的实现，那么宙斯之父克若诺斯（*Κρόνος*）的名字就不太可能与地名“科洛诺斯”（*Κολωνός*）相混淆了。

（2）“转写”的定义并未在语音方面就相关转换过程或结果作出规定。从而，用汉字转写拉丁语或古希腊语专名，与用汉字来表示拉丁语或古希腊语的发音，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因为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音系统与拉丁语、古希腊语的语音系统存在差异，所以，转写用字的选择也必然要考虑到汉语普通话本身的情况。比如，对于古典拉丁语的 pa 和古典希腊语的 *πα*（[pa]）来说，“巴”这个汉字的一种读音（[pa]）确实是与它们最为接近的；然而，在实际的转写过程中，我们通常使用“帕”（[$p^ha^{51}$]）转写 pa/*πα*，而用“巴”转写 ba/*βα*（[ba]），用“法”（[$fa^{214}$]）转写 pha/*φα*（[$p^ha$]）。

（3）用汉字转写不同于用汉字表示发音，因此，汉字转写就可以不受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在古典时期之后所发生的语音变化的影响；而根据“一音一字”的要求，在选择音译用字的时候，应当尽可能不采用古典时期之后的语音。比如，假设要转写短语 *ἡ γῆ ἢ οἱ ὑγείοι υἱοί* [大地或者那些健康的儿子]，显然“赫-革-厄-霍伊-绪革约伊-绪约伊”远胜于“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九个音节都转写为“伊”）：汉字转写的核心是文字，与语音无绝对联系。

综合以上三点，可以得出，在选择转写用字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语音方面的不同层次的平衡性：汉语普通话的语音系统的特点、古典拉丁语和古典希腊语的语音系统的特点以及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本身的历时音变。

于是，我们接下来可在文字的层面考虑具体的转写用字。笔者根据实践中的经验提出，转写用字的选择可能有以下五个方面的考虑：

（1）优先使用常用于译名的汉字（例如“卡”“塔”“帕”）。

（2）优先使用褒义字或典雅字（例如“道”“德”“蜚”“斐”“福”“赫”“吉”“凯”“茂”“美”“穆”“丕”“泰”“威”“沃”“雅”“班”“玎”“珥”“琨”“玛”“瑙”“珀”“璞”“瑞”“玉”）。[①]

（3）尽量避免姓氏（例如“狄”“顾”“李”“卢”“罗”“马”“毛”“宋”）。[②]

（4）尽量避免简化幅度较大的汉字（例如“卢”“罗”）。

（5）尽量避免可能具有负面色彩的或意为身体部位的汉字（例如“狄”“勾”“鲧”“枯”“苦”“骚”以及“耳”“脑”“毛”）。[③]

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转写用字的选择并不是孤立的，而应与转写表的结构综合在一起考量。因此，我们首先考察作为基础的《罗氏希腊拉丁文译音表》（罗念生、水建馥 2004: 1077–1078；以下简称为“罗氏表”）。

---

之异于“门罗”[J. Monroe]）——当然，采用译注等方式亦不无助益。

① 据说有人认为，诸如“美利坚”“法兰西”“德意志”“瑞士”“雅典”等译名过于雅致，有“崇洋”之嫌。本文此处的“优先使用褒义字或典雅字”是以“名从主人”“一音一字”等原则为条件的；换而言之，笔者不赞同为了用字文雅而有损于转写的规律性。更何况，大多数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专名指的是神话或历史中的人物或地点，与现实或今日有较大距离：文雅的转写用字实际上旨在提升中文读者的阅读感受。当然，对于凶神恶煞之名，我们或许也不必绝对拘泥于雅字的限制（与上文的“法溪斯河”相对）。

② 当然，我们只能尽量减少汉语姓氏用字带来的不协调感，在实践中无法完全消除：对于 gau/*γαυ* 和 ny/*νυ* 而言，显然只能分别选择“高”和“倪”这两个字。另参见第三部分中关于“阿忒奈欧斯”的讨论。

③ 参见《普罗米修斯》“译者序”（罗念生 2016b: 176）：“如像本剧著者的译名在《波斯人》里原作‘嗳斯苦罗斯’，似乎是含有什么意义，如今改译成‘埃斯库罗斯’，可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吧。”

罗念生先生（1957: 210）说，他的译音表的雏形诞生于 1934 年，参照的是何崧龄、余祥森、夏粹若编纂的《标准汉译外国人名地名表》（商务印书馆 1924）和周作人的《希腊拟曲》（商务印书馆 1934）。罗老在 1988 年 9 月的《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一文（2016d: 412–415）中说：

> 我认为周的译文相当忠实，有自己的风格，在当时是“标准的翻译”。我曾根据这些译文中的专名译音，制订出古希腊文译音表。……1935 年，我曾将古希腊索福克勒斯悲剧《俄狄浦斯王》的译稿交给周启明，请他指正。（罗念生 2016d: 412）

罗氏表附于《波斯人》译本（1936；参见“译者序”［罗念生 2016b: 72］），1938 年“又有新的变换”（参见《美狄亚》“译者序”［罗念生 2016c: 142］），1939 年“又有一些改动”（参见《普罗米修斯》“译者序”［罗念生 2016b: 175］），1941 年“又有了一点小变动”（参见《特洛亚妇女》“译者序”［罗念生 2016c: 238］；罗老晚年坦言此剧是在周作人的勉励下翻译的，参见罗念生 2016d: 414）。1951 年，在朱光潜、杨宪益、缪朗山等先生的建议下，罗老对译音表作了大幅度修改（参见罗念生 1957: 210）。1957 年，罗氏表随《希腊拉丁专名译音》一文发表于《西方语文》（《罗念生全集》似未收录），1978 年又有所修订。罗老在致鲁刚教授的信（2016e: 716）中提到了 1979 年对译音表的修订，又在致世界语学者卢剑波教授（1904—1991）的信（2016e: 685）中说：“我们译的《伊索寓言》，本月可以交稿，八人合作，仍很费力。……我的古希腊语译音表尚在修改中，当寄上指教。”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伊索寓言》出版于 1981 年 9 月，故笔者推测，罗氏表可能在 1979—1981 年之间又有所修订。附有罗氏表的《翻译的辛苦》一文发表于《语文教学与研究》1982 年第 3 期（今见于罗念生 2016d: 545–559）。鲁刚、郑述谱编译的《希腊罗马神话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收录了罗氏表。罗老本人未提到 1982 年和 1984 年的译音表之间有所不同（参见《修辞学》“译后记”［罗念生 2016a: 384］），而后者与《古希腊语汉语词典》（2004）所附的表格存在用字差异，因此我们将 2004 年的译音表视作罗氏表的最终形态。

尽管不到五百字的罗氏表大约经过了半个世纪的修订，但它实际上并没有获得完全的接受。罗念生先生在 1980 年 10 月 27 日致鲁刚教授的信（2016e: 716）中提到，杨宪益先生以及商务印书馆和其他出版社的编辑人员都没有完全接受罗氏表；王焕生先生亦曾对笔者表示罗氏表“用字有些繁杂”（王老使用自己的译音表，见于西塞罗 2011: 232）。[①] 根据前文得出的规则来考察罗氏表的结构和用字，我们会发现以下问题：

（1）将 e/ε/η、ei/ει/ῃ 置于同一列，将 o/ο/ω、ου/ῳ 置于同一列，将 y/υ、υι 置于同一列，将 u、ui 和 ου 置于同一列，将 en/εν/ην、ειν 置于同一列，将 in/ιν、un、υν 置于同一列；从而，罗氏表无法实现“一音一字”。

（2）对 eu/ευ/ηυ 采用了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发音，为转写用字的选择增加了难度。

（3）缺少 ωυ、ουν 的元音列。

（4）列出了没有必要的 gu 行：假设表中要规定 gua 转写为“瓜”，gui 转写为“贵”，那么为何不规定 lian 转写为“连”，tuan 转写为“团”？显然，陕西地名“西安”不必改为“先”，河北地名“固安”不必改为“观”。实际上，能够使 qu 与 cu 有所区分即可。

---

①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编辑人员的疏漏，此表中出现了多处排印错误，比如希腊字母 ω 误作拉丁字母 w，希腊字母 ῳ 误作百分号（%），送气符误作左括号（(），等等。另外，武汉大学何元国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徐晓旭教授也有各自的译音表。何教授对古希腊语转写问题的讨论见于其修昔底德译本的附录三“古典希腊文译名问题刍议”（2018）；徐氏表见于奥维德《情爱技艺》（*Ars amatoria*）肖馨瑶译本（2024）。

（5）一些用字的读音与原文有较大差距。比如 gy/γυ 可转写为“巨”，但不宜用“古”；cy/κυ 可转写为“曲”，但不宜用“库”。

（6）一些用字重复，比如 gu/γου、guu 和 qu 都转写为“顾”，quen、quin（以及 quun）都转写为“昆”。

（7）一些用字无规律，比如 ci/chi/κι/χι 转写为“喀”，gi/γι 转写为“癸”，这两个字不仅在读音上与原文有较大差距，而且它们的韵母也不相同，没有规律。

（8）一些用字过于生僻，比如转写 zy/ζυ 的“匊”（音 jū，意为“双手捧握”）。[①]

王焕生先生、何元国教授、徐晓旭教授的三份译音表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罗氏表的某些瑕疵，但在笔者看来仍有尚未解决的问题：

（1）王氏表亦无 ωυ 列和 yn/υν 列，而且将 ven、vin 和 vun 都转写为“温”（quen、quin 和 quun 也与罗氏表相同，作“昆”）；不过，在一些具体的用字上，王焕生先生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合适的选择（见本文第五部分）。

（2）何元国教授谦称“不懂拉丁语”，因此何氏表中没有给出专属于拉丁语的 v 行和 qu 行。另外，何教授没有意识到拙文所强调的“用汉字转写不同于用汉字表示发音”，从而将 π 和 φ 置于同一个辅音行——在罗氏表、王氏表和徐氏表中，f 和 ph/φ 同处一行，与 p/π 不在一起，从而可以非常方便地在译文中区分 p/π 与 ph/φ。另外，何教授把 Ραμφίας 译作“赫然庇阿斯”的做法，也是笔者目前不完全接受的：按照一般的古希腊语拼写规则，词首的 ῥ 本身就会带有送气符，因此不必“坚持译出送气音”（何元国 2018: 600）；另外，既然何氏表把 ἑ、εἱ、ἡ、ᾑ 和单独的送气符都转写为“赫”，那么“赫然庇阿斯”就有可能对应 Ἑραμφίας 这样的形式，从而违反了“一音一字”的原则。

不过，笔者非常赞同何氏表在某些方面的做法，比如将 eu/ευ/ηυ 拆开转写，等等。另外，何教授也指出，罗氏表将 ιν 和 υν 置于同一列的做法“不太妥当”（2018: 599）。

（3）徐氏表（使用拉丁转写）将 phe、phei、phi 和 phy 混同（“菲”），将 phen、phem、phin、phyn、phim 和 phym 混同（“芬”；浊腭塞音行、清腭塞音行、qu 行和 h 行的相关音节亦然），将 zei、zi 和 zy 混同（“吉”），将 r 和 l 置于同一行，这些做法是本文不赞成的。

另外，在三份表格中，辅音行的顺序依照的都是字母表的顺序，在客观上无法体现相关音节之间的联系。因此，在转写表中，我们可以尝试一种不同的思路。

## 五　基于罗氏表的新转写表

如前所言，转写表（见附录二）在罗氏表的基础上所作的第一步改动就是表格的结构。在列（元音）的维度上，转写表去除了 eu/ευ/ηυ 列（拆解为两部分转写，从而可参考 e/ε/η 列）；ᾳ、ei/ει/ῃ/ηι、oe/οι/ῳ/ωι、ωυ、ui 和 υι 同理（“阿伊”“厄伊”“欧伊”“欧乌”“乌伊”和“玉伊”）。相应地，以鼻音结尾的四列也变为了六列：an/αν、en/εν/ην、in/ιν、on/ον/ων、un/ουν 和 yn/υν。

在行（辅音）的维度，转写表将塞音集中置于表格的上方，按腭音、齿音和唇音分为三组，每组之中，清音置于浊音之上；塞音之后是两个鼻音，齿鼻音置于唇鼻音之上；其次为两个流音；再次是三个擦音和三种“一字母两辅音”的情况。[②] 拉丁语中特有的 i/j、v、qu 和以元音开头的音节置于表格最下方。为辅音作这番排序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即便是以最

① 在 2004 年之后的印次中出现过“繶”（音 yì，意为圆丝带）的排印错误。

② 如前文所言，我们将 ph 和 φ 视作擦音，与 f 置于同一行；罗氏表、王氏表亦如此处理。

缺乏统一性的第二列[e/ɛ/η]为例），第一个四行（腭塞音二、齿塞音二）“刻”“革”“忒”“得”具有相同的韵母，第二个四行（唇塞音二、鼻音二）“佩”“贝”“内”“美”也具有相同的韵母，第三个四行（流音二、擦音二）“热”“勒”“色”“赫”亦然：表格在音韵上呈现出了较为整齐的状态。

在用字方面，我们放弃了罗氏表中用于转写 z/ζ 行的“匝”“仄”“最”等字，改用“孜”和辅音行 d/δ 的用字（“孜达”“孜得”“孜迪”等等），从而减少了记忆负担、便于反向推导。转写表删去了罗氏表的 gu 行（见上文第四部分），但是保留了 qu 行。不过，这一行中的用字（“夸”“逵”“奎”等等）也作了更换：在转写表中，qu 行的用字可以直接参照它上面的 v 行，转写为“克瓦”“克威”“克维”等等，从而与“库阿”（cua）、“库厄”（cue）和“库伊”（cui）等等区分。

下面，我们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详细解释转写表的用字。

（1）c(h)/ϰ/χ 行：“卡”“刻”“科”“考”“坎”“肯”“孔”“克”同罗氏表；“库”“凯”同王氏表。在与 i/ι 或 y/υ 组成音节时，转写表将腭塞音（c/ch/ϰ/χ、g/γ）视作龈后塞擦音（[t͡ʃ]、[d͡ʒ]）或龈腭塞擦音（[t͡ɕʰ]、[t͡ɕ]）来参与转写，从而有“奇”“曲”“钦”“群”和下一行的“吉”“巨”“金”“君”（而且同一列的“群”“君”二字相关）。“昆”多见于罗马人名“昆图斯”（Quintus）和“昆体良”（Quintilianus），故以“琨”转写 cun/kun/ϰονν。

（2）g/γ 行：“伽”“革”“格”同罗氏表；“吉”“戈”“盖”“高”“贡”同王氏表。“顾”为姓氏，因此改为“古”。“甘”“袞”适用于人名（“甘地”“多尔袞”）。“根”不适合人名，改为“艮”（卦名）。

（3）t(h)/τ/θ 行：“塔”“忒”“提”“托”“图”“泰”“陶”“坦”“廷”“同”“特”同罗氏表。“堤”音 dī，改为“缇”（音 tí）。tun/τονν 和下一行的 dun/δονν 用相关的二字“屯”“顿”；tyn/τυν 和下一行的 dyn/δυν 用相关的二字“汀”“玎”。

（4）d/δ 行：“达”“得”“多”“代”“道”“丹”“丁”“冬”“德”同罗氏表。“狄”有贬义，改为“迪”。“杜”为姓氏，改为“都”。“底”不如“笛”常见和雅致（“笛卡尔”）。“登”较“顿”在发音上更准确。

（5）p/π 行：“帕”“泡”“品”“潘”同罗氏表；“佩”“皮”“普”“派”同王氏表。“珀”（而非“波”）使得这一列在声母上更显整齐。“丕”者大也，较雅。“彭”为姓氏，改为“朋”。用雅字“璞”以与“普”区分。

（6）b/β 行：“巴”“比”“彼”“拜”“包”“班”“本”同罗氏表；“贝”“布”同王氏表。“波”见于地名（“波尔多”）。“丙”较中性（天干；同列上方还有“丁”，下方还有“辛”）。用“卜”以与“布”区分。

（7）n/ν 行：“尼”“诺”“努”“倪”“奈”“瑙”“南”“嫩”“宁”“农”“恩”同罗氏表；“纳”同王氏表。关于“内”，见上文。

（8）m/μ 行：“摩”“穆”“密”“迈”“曼”“门”“明”“蒙”同罗氏表；“姆”同王氏表。“马”为姓氏，改为“玛”。关于“美”，见上文。“米”较常见。“毛”为姓氏，改为“茂”。

（9）r/ϱ 行：“剌”“律”“赖”“壬”“戎”同罗氏表；“冉”“尔”同王氏表（显然，罗老、王老均反对混淆 r/ϱ、l/λ）。关于“热”，见上文。“瑞”“若”“灵”“闰”在发音上较准确或更显整齐，且前三字较雅。“儒”“饶”意过强，改为“茹”（蔬菜之总名）、“绕”。

（10）l/λ 行：“拉”“勒”“利”“路”“吕”“莱”“劳”“兰”“林”“隆”同罗氏表；“洛”“伦”同王氏表。“冷”较“楞”雅（前有“热”）。“耳”为器官名，故用“珥”与“尔”区分。

（11）s/σ/ς 行：“西”“索”“苏”“赛”“珊”“森”“辛”“斯”同罗氏表；“叙”“松”同王氏表。“撒”适用于人名（“凯撒”）。“塞”为多音字且易与“赛”混同，故用“色”。“骚”恐不雅，改为“扫”。“孙”为姓氏，改为见于人名的“荪”（“张东荪”）。[①] “逊”在发音上较准确（且与“荪”相关）。

（12）h/ʻ 行：“哈”“赫”“希”“胡”“海”“浩”“罕”“亨”“弘”同罗氏表；“霍”“浑”同王氏表（用“霍”而非“荷”，使得本列在音韵上较为整齐：“若”“洛”“索”“霍”四字同韵母）。“许”为姓氏，改为“绪”。“兴”常见于专名（“兴都库什”）。“巽”在发音上较准确（且为卦名）。用“曷”以与“赫”区分（同列“斯”“曷”“弗”皆为虚字）。

（13）f/ph/φ 行：“法”“斐”“菲”“分”“芬”“丰”同罗氏表；“弗”同王氏表。“佛”“福”在发音上较准确且常用。“费”“蜚”二字的下半部分相对形似 υ 和 ae。以“福”取代“孚”（fu/phu/φου）后，就可以“孚”取代“浮”（fau/phau/φαυ）。“梵”较“方”在发音上准确且雅致。其他可用的声音相近的字是“封”“风”，后者与上方的“巽”相关，故以“封”转写 fun/phun/φουν，以“风”转写 fyn/phyn/φυν。

（14）i/j/ι 行：“雅”“耶”“约”“因”同罗氏表；“尤”“彦”“延”“云”“伊”同王氏表。用“依”以与“伊”区分。用“聿”以与“宇”区分。iae 当作 ie 来转写，故用“野”。“尧”为圣人名，故用“幺”。“雍”在发音上较“容”准确。“云”“芸”二字相关。

（15）v 行：“瓦”“威”“维”“沃”“宇”“外”“渥”“万”“文”“乌”同罗氏表。“武”较常用于人名（“武契奇”）。

（16）末行：“阿”“厄”“伊”“乌”“埃”“奥”“安”“恩”“印”“翁”同罗氏表；“昂”“温”同王氏表。“欧”在发音上较“俄”准确。用“玉”以与“宇”区分。“允”在发音上较准确。

转写表的使用规则如下：

（1）词首的 ι 不与其后的元音一起转写，例如人名 Ἰοβάτης[伊欧巴忒斯]。

（2）转写表中未涉及的双元音（ᾳ、ei/ει/ῃ/ηι、eu/ευ/ηυ、oe/οι/ῳ/ωι、ωυ、ui 和 υι）拆分转写，例如 poea/ποια/πῳα/πωια 转写为“珀雅”（从而与带分音符的 poëa[珀厄阿]、ποϊα[珀伊阿]区分），leun/λευν/ληυν 转写为“勒温”，εὐα 转写为“厄瓦”（双元音的第二部分的 υ 视作 u）。

（3）转写表中提到的三种双元音（ae/αι、au/αυ 和 ου）不可拆分，例如 caen/καιν/χαιν 转写为“凯恩”。

（4）软腭鼻音（亦即软腭塞音前的 γ）视作 n/ν 来转写，例如怪兽名 Σφίγξ 按照通行习惯和转写表均作“斯芬克斯”。

（5）唇塞音（p/π、b/β 和 ph/φ；ψ 同理）或唇鼻音（m/μ）之前的音节末尾的唇鼻音（m/μ）视作齿鼻音（n/ν），除非转写表以“恩”来拆分，例如人名 Σύμμαχος 转写为“逊玛科斯”（συμ 之后是 μ，故视作 συν），人名 Θεόπομπος 转写为“忒欧珀姆珀斯”（μ 之后虽为唇音 π，但 πον 在转写表中拆分为“珀恩”，故依旧不变）。

（6）词首的“厄恩”（En/Ευ/Hυ）简化为“恩”，其他不会造成混淆的情况亦然，例如人名 Ἔυνομος 转写为“恩诺摩斯”，人名 Cluentius 转写为“克路恩提乌斯”（lun 转写为“伦”），但是 puen 转写为“普厄恩”（“普恩”对应 pun，简化后会混淆）。

（7）“翁”用于男性人名，“昂”用于其他情况，例如男性人名 Λέων 转写为“勒翁”，地

① 张东荪先生（1886—1973）合译有《柏拉图对话六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名 *Ῥήγιον* 转写为“热吉昂”。

在应用转写表时，除了需要遵守本文第三部分所述的流程和上述使用规则之外，还应当注意以下两点以区分不同的原文形式：

（8）应当根据齿鼻音 n/*ν* 所在的准确位置和数量来进行汉字转写，例如 *Οὐρανός*[天空之神]宜转写为“乌剌诺斯”而非“乌冉诺斯”，人名 *Παυσανίας* 宜转写为“泡撒尼阿斯”而非“波珊尼阿斯”（两个名词中，都只有一个 *ν*，不存在以齿鼻音结尾的音节），人名 Fannius 则宜转写为“梵尼乌斯”而非“法尼乌斯”。①

（9）连续出现的同一个辅音都宜译出，以准确体现原文的拼写（而非发音），例如人名 Atticus 宜转写为“阿特提库斯”，人名 Catullus（来源为凯尔特语，参见《拉丁辞海》[*TLL*]词条 Catullus）宜转写为“卡图珥路斯”，从而避免同与前者无词源关系的 Catulus[卡图路斯]（意为“小狗”“幼犬”，来源为翁布里亚语 katel；参见 *TLL* 词条 Catulus）混淆。

此类问题，诚属细节；而且，相较于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文本的句法结构、修辞笔法、术语概念、版本依据、异文选择以及注释等等的中文翻译问题来说，本文所关注的汉字转写问题本身无疑并不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 结　语

罗念生先生曾经在《〈文学大纲〉里的希腊文学》中从古典学的专业角度批评了郑振铎著四卷本《文学大纲》（商务印书馆 1927）中的诸多音译/转写失当的情况（例如译 Bacchae[酒神的女信徒]为“白茶”；罗老语揶揄道，“我以为不如译作‘红茶’妙！”[2016d: 294]）和知识性错误（例如释“荷马”之名为“零片集合者”）。罗念生先生当时颇为无奈地说：“像这一类的糊涂处是举之不尽的，好在还不关紧要”（2016d: 294）。然而，倘若果真“不关紧要”，罗老又何苦针对数年前② 出版的《文学大纲》撰此书评？所幸，今天应该不会有人把 *Πύρρος*/Pyrrhus[皮洛士]译作“普洱”了。

总而言之，在新时期的我国古典学研究、翻译工作中（即便是在汉字转写这个似乎比较次要的方面）尽己所能地追求严谨和准确，既是崭新时代的要求，也是古典学知识水平不断提升的读者的期待，又是古典学人和每一名汉字使用者应当履行的义务——或者，借用罗念生先生书评中的最后一句：“这种德性在中国似乎正十分需要！”（2016d: 296）

① 罗念生先生（1957: 210）明确说：“凡与后面的母音或复合母音拼的子音，不再与前面的母音或复合母音拼。”

② 罗老于 1929—1933 年在美国、希腊学习，1934 年方才回国。

# 参考文献


艾伦, 格里诺, 2017. 拉丁语语法新编[M]. 顾枝鹰, 杨志城, 等,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奥维德, 2021. 奥维德诗全集[M]. 拉中双语版. 李永毅, 译注.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奥维德, 2024. 奥维德《爱的艺术》译注[M]. 拉中双语对照. 肖馨瑶, 译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毕唯乐, 2020. 由“歇斯底里”看外来词的汉译理据[N]. 中国社会科学报, 11-03 (3).

戴炜华, 2007. 新编英汉语言学词典[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范·埃姆德·博阿斯, 莱克斯巴隆, 豪廷克, 等, 2021. 剑桥古典希腊语语法[M]. 顾枝鹰, 杨志城, 张培均, 等,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方豪, 1983. 中西交通史[M]. 台北: 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冯志伟, 2012. 转写和译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J]. 中国科技术语, 14 (5): 32–34.

何元国, 2018. 古典希腊文译名问题刍议//修昔底德 2018: 596–601.

荷马, 1979. 荷马史诗·奥德修纪[M]. 杨周翰,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荷马, 1994.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M]. 罗念生, 王焕生,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凯撒, 2015. 《高卢战记》译笺·第一卷[M]. 顾枝鹰, 译笺.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津瑜, 2021. 罗马史研究入门[M]. 第 2 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陆谷孙, 2007. 英汉大词典[M]. 第 2 版.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罗念生, 1957. 希腊拉丁专名译音[J]. 西方语文, (2): 208–211.

罗念生, 2016a. 罗念生全集：第 1 卷[M]. 增订典藏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罗念生, 2016b. 罗念生全集：第 2 卷[M]. 增订典藏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罗念生, 2016c. 罗念生全集：第 4 卷[M]. 增订典藏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罗念生, 2016d. 罗念生全集：第 9 卷[M]. 增订典藏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罗念生, 2016e. 罗念生全集：第 10 卷[M]. 增订典藏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罗念生, 水建馥, 2004. 古希腊语汉语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民政部地名研究所, 2017. 世界地名译名词典[M].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15. 学术出版规范　中文译著：CY/T 123—2015[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西塞罗, 1931. 西塞罗文录[M]. 福克涅, 编. 梁实秋,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西塞罗, 2009. 论老年 论友谊 论责任[M]. 徐奕春,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西塞罗, 2011. 论老年 论友谊[M]. 王焕生,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西塞罗, 2022. 图斯库路姆论辩集[M]. 顾枝鹰, 译注.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华通讯社译名室, 2007. 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M]. 修订版. 北京: 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新闻出版总署, 2010. 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版物文字使用的通知[Z/OL]. 国家新闻出版署, 2010-11-23 [2024-07-23]. https://www.nppa.gov.cn/xxfb/zcfg/gfxwj/201012/t20101220_4450.html

修昔底德, 2018.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何元国, 翻译, 编注.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徐时仪, 2008.《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玄奘, 辩机, 1985. 大唐西域记校注. 季羡林, 等,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原野的水仙, 2024.“转写”还是“译音”？——就 transcription 概念汉译的商榷[Z/OL]. 豆瓣, 2024-04-17 [2024-07-23]. https://www.douban.com/note/861409203/?_i=2650640UkjBO_h

扎林库伯, 2014. 波斯帝国史[M]. 张鸿年, 译. 北京: 昆仑出版社.

张治, 2012a. 蜗耕集[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张治, 2012b. 人名难译：从周作人与罗念生的分歧说起//张治 2012a: 7–13.

张治, 2012c. 伊朗古史的“去希腊化”//张治 2012a: 168–176.

周定国, 2007. 世界地名翻译大辞典[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CONSILIUM AB ACADEMIIS SOCIETATIBUSQUE DIVERSARUM NATIONUM ELECTUM, 1900–. Thesaurus linguae Latinae. Berolinum: Walter De Gruyter.

DIGGLE J, 2021. The Cambridge Greek Lexic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GGER C, 1963. Lexicon nominum virorum et mulierum. 2nd ed. Roma: Societas libraria «Studium».

——, 1985a. Lexicon Nominum Locorum. Civitas Vaticana: Officina Libraria Vaticana.

——, 1985b. Lexicon Nominum Locorum: Supplementum referens nomina latina-vulgaria. Civitas Vaticana: Officina Libraria Vaticana.

GLARE P G W, 2012. Oxford Latin Dictionary.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U Z, 2023. Corrigenda to the entry *Cicero* in *OCD*[4].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38 (1): 59–62.

HORNBLOWER S, SPAWFORTH A, EIDINOW E, 2012.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4th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WIS C T, SHORT C, 1879. A Latin Dictionary.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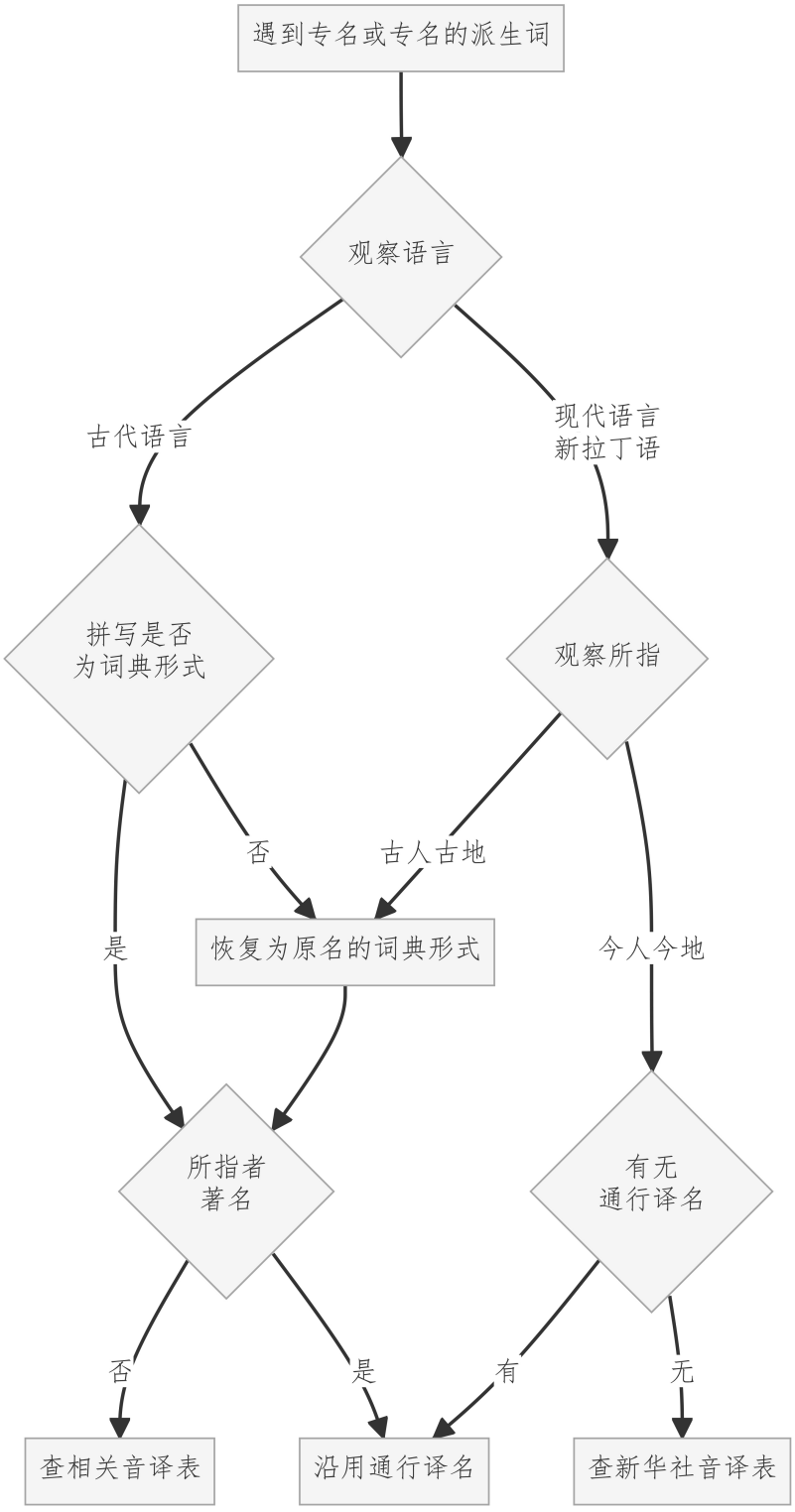
LIDDELL H G, SCOTT R, 1996. A Greek-English Lexicon. 9th ed. with a revised supplement.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MADVIGIUS J N, 1876. M. Tulli Ciceronis 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 libri quinque. editio tertia emendata. Haunia: Impensis Librariae Gyldendalianae (Frederici Hegel).

MONTANARI F, 2015. The Brill Dictionary of Ancient Greek. Leiden: Brill.

PRETZLER M, 2007. Making Peloponnesians: Sparta's Allies and Their Regional Identities. Centre for Spartan and Peloponnesian Studies, 2007-03-31 [2025-02-10]. https://www.nottingham.ac.uk/csps/documents/beingpeloponnesian/pretzler.pdf

## 附录一　古典学音译流程图



## 附录二　拉丁语古希腊语汉字转写表

| | a/α | e/ε/η | i/ι | o/ο/ω | u/ου | y/υ | ae/αι | au/αυ | an/αν | en/εν/ην | in/ιν | on/ον/ων | un/ουν | yn/υν | |
|---|---|---|---|---|---|---|---|---|---|---|---|---|---|---|---|
| c(h)/κ/χ | 卡 | 刻 | 奇 | 科 | 库 | 曲 | 凯 | 考 | 坎 | 肯 | 钦 | 孔 | 琨 | 群 | 克 |
| g/γ | 伽 | 革 | 吉 | 戈 | 古 | 巨 | 盖 | 高 | 甘 | 艮 | 金 | 贡 | 衮 | 君 | 格 |
| t(h)/τ/θ | 塔 | 忒 | 提 | 托 | 图 | 缇 | 泰 | 陶 | 坦 | 腾 | 廷 | 同 | 屯 | 汀 | 特 |
| d/δ | 达 | 得 | 迪 | 多 | 都 | 笛 | 代 | 道 | 丹 | 登 | 丁 | 冬 | 顿 | 玎 | 德 |
| p/π | 帕 | 佩 | 皮 | 珀 | 普 | 丕 | 派 | 泡 | 潘 | 朋 | 品 | 珀恩 | 普恩 | 丕恩 | 璞 |
| b/β | 巴 | 贝 | 比 | 波 | 布 | 彼 | 拜 | 包 | 班 | 本 | 丙 | 波恩 | 布恩 | 彼恩 | 卜 |
| n/ν | 纳 | 内 | 尼 | 诺 | 努 | 倪 | 奈 | 瑙 | 南 | 嫩 | 宁 | 农 | 努恩 | 倪恩 | 恩 |
| m/μ | 玛 | 美 | 米 | 摩 | 穆 | 密 | 迈 | 茂 | 曼 | 门 | 明 | 蒙 | 穆恩 | 密恩 | 姆 |
| r/ρ | 剌 | 热 | 瑞 | 若 | 茹 | 律 | 赖 | 绕 | 冉 | 壬 | 灵 | 戎 | 闰 | 律恩 | 尔 |
| l/λ | 拉 | 勒 | 利 | 洛 | 路 | 吕 | 莱 | 劳 | 兰 | 冷 | 林 | 隆 | 伦 | 吕恩 | 珥 |
| s/σ/ς | 撒 | 色 | 西 | 索 | 苏 | 叙 | 赛 | 扫 | 珊 | 森 | 辛 | 松 | 荪 | 逊 | 斯 |
| h/ʻ | 哈 | 赫 | 希 | 霍 | 胡 | 绪 | 海 | 浩 | 罕 | 亨 | 兴 | 弘 | 浑 | 巽 | 曷 |
| f/ph/φ | 法 | 斐 | 菲 | 佛 | 福 | 费 | 蜚 | 孚 | 梵 | 分 | 芬 | 丰 | 封 | 风 | 弗 |
| z/ζ | 孜达 | 孜得 | 孜迪 | 孜多 | 孜都 | 孜笛 | 孜代 | 孜道 | 孜丹 | 孜登 | 孜丁 | 孜冬 | 孜顿 | 孜玎 | 孜德 |
| x/ξ | 克撒 | 克色 | 克西 | 克索 | 克苏 | 克叙 | 克赛 | 克扫 | 克桑 | 克森 | 克辛 | 克松 | 克荪 | 克巽 | 克斯 |
| ps/ψ | 璞撒 | 璞色 | 璞西 | 璞索 | 璞苏 | 璞叙 | 璞赛 | 璞扫 | 璞桑 | 璞森 | 璞辛 | 璞松 | 璞荪 | 璞巽 | 璞斯 |
| i/j/ι | 雅 | 耶 | 依 | 约 | 尤 | 聿 | 野 | 幺 | 彦 | 延 | 因 | 雍 | 云 | 芸 | 伊 |
| v/u/ου | 瓦 | 威 | 维 | 沃 | 武 | 宇 | 外 | 渥 | 万 | 文 | 维恩 | 沃恩 | 武恩 | 宇恩 | 乌 |
| qu | 克瓦 | 克威 | 克维 | 克沃 | 克武 | 克宇 | 克外 | 克渥 | 克万 | 克文 | 克维恩 | 克沃恩 | 克武恩 | 克宇恩 | 克乌 |
| | 阿 | 厄 | 伊 | 欧 | 乌 | 玉 | 埃 | 奥 | 安 | [厄]恩 | 印 | 昂/翁 | 温 | 允 | |